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冻土的 家园

冯秋子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冻土的家园

冯秋子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冻土的家园 / 冯秋子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5

(乡愁文丛 / 王剑冰主编)

ISBN 978-7-5347-9207-6

I. ①冻… II. ①冯…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2850 号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冻土的家园

冯秋子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 划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张 琰

责任校对 裴红燕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4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

——“乡愁文丛”总序

王剑冰

我们强调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当中就有乡愁。乡愁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独特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也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说起乡愁，那是一种与生俱在的情怀，住在心中的故乡常常鲜活在那里。故乡是安放你的灵魂、温暖你的寂冷的地

方，是接纳你的疲惫、抚慰你的忧伤的地方。翻开一页页被繁忙弄乱的过往，记忆中的余香总在儿时的故乡。那里有我们最亲密的玩伴、最爱吃的食物、最漂亮的衣衫、最天真的憧憬。而芬芳入梦的，多是亲人亲切的面容与温馨的相聚场面。那些亲人或已故去，或还在乡里。现在多数人对故乡的感觉同对年节的感觉一样，那种热闹团圆、香气弥漫的味道是乡情中最重要的部分。“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归乡最多的时刻是年节，带着满满的怀想、满满的辛苦，万水千山相携于途，构成最为壮阔的乡愁景观。古往今来，人们因为各种缘由漂泊在外，但总是要找机会赶回故里。金圣叹曾列举“不亦快哉”之事，其一即是“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然而他们的欢喜中又带着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心理。漫长的时光已然流逝，乡愁的话题始终没有停息，情怀早已渗透于诗歌典章，直至后来，还有余光中、三毛、席慕蓉不约而同地同题《乡愁》。

诚然，远在故乡之外的游子，生发的多为眷念之情，即使老杜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之举，回到家乡也还是要再出去，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返的张季鹰毕竟是少数。还有，余光中的《乡愁》或代表了一些人对于故乡的认知，那就是故乡即是母亲（或双亲）的代名，对

于故乡的怀念即是对于母亲的怀念，回故乡即是为了看母亲，母亲不在了，故乡的概念便模糊起来。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回乡的矛盾，记忆与现实发生了冲突，那种期待值与仪式感渐渐折损，许多美好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所以有人会说：“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可能是记忆里的家乡。”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是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事实。然而不可逆转的还有那份强烈的牵绊，永恒的顾念并未因此而中辍，情感的执拗还是同那些疏离与怨怼扯断了关联。生生不息地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乡愁，也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有的传统。

作家们大都已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但我们却能看出那种深深的乡愁情结，这其中有写生养自己的故乡的，也有写生活过的第二、第三故乡的，还有赞美如故知的他乡的。文丛中，地域山水皆有代表，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多方位地展现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彰显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切感慨，给我们带来亲近，带来回味，带来启迪，让我们感受到温馨而深挚、苍郁而辽阔的文字力量。

我们说，在意乡俗年节，提倡尊崇温情，爱护碧水蓝天，留住美好记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也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这样会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和建设

得愈加贴近期待与理想，也会使我们愈加容易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大象出版社倾心打造这样一套阵容壮观的“乡愁文丛”，就是带有这样的初衷。该文丛是具有欣赏性、研究性、珍藏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与期望。“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随着时间的挥手远去，这种记忆与期望会愈加显现出它的意义。

2017年初春

目 录

001	蒙古人
009	寂寞的天
016	生长的和埋藏的
019	老人和琴
022	在我心里，有一条通向你 的路
027	寸断柔肠
039	额嬷
049	尖叫的爱情和其他
059	沼泽地
070	荒原
085	丢失的草地
094	农民的快乐和苦难
101	冬季

107	冻土的家园
120	为父亲祈祷
138	把日子过好
143	阎荷
149	没有土地的村庄
167	土地的福祉
169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184	生育报告
194	少年巴顿
204	没有哪种形式是唯一的
214	夜宿复兴村
220	后记

蒙 古 人

有一天，孩子问我内蒙古有多少山。我们正乘坐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从通火车的城市出来，吃力地翻上一座山。流浪汉背着渍满油光的布袋四处游荡，或者坐在街边晒太阳、吹小喇叭（当地人叫它毕什库尔）的那座城市，像小人书里撕下来的一张画，已经遗落在遥远的山谷里了，隐隐约约又从那里传出一两声干燥的火车笛鸣，酷似深秋向南飞逃的最后一只孤雁在呻叫。我说：“从这座山开始数，数到车停下不走，你来告诉我。”

可是才看见四五群土黄色的羊，他惊喜一阵就倒在我怀里睡着了。土道上趴伏着一堆堆风干的牛粪，汽车一过，牛粪骨碌碌跟着跑出去好远，跑进道路旁边的荒地。这条被勒勒车轧出来的土道无限延伸，在浩瀚的戈壁草原划出坚定的走向。当年勒勒车慢腾腾跋涉这条土道，赶车人倒在车板上呼呼大睡，偶尔遭遇了狼或者金钱豹一类野兽，埋头赶路的牛立刻死死钉在原地，竖起犄角哞哞大叫，赶车人坐起来，抽出猎枪……紧张的对峙之后，牛车仍旧慢悠悠开路，野兽留在身后引颈张望，双方互不伤害。要有怎样的默契和分寸，内中奥秘只有当地人和同在那个环境生存的野兽们长年累月地揣摩了。一场虚惊算是远途旅行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的时候，勒勒车满载而归，野兔、狍子、沙鸡应有尽有。

长途大卡车第一次出现在这条土路上，就像喝醉酒的小伙子那样直着脑袋往前冲，几十年过去，颠破的长途大卡车几乎跟爬墙上树的孩子磨破的衣裳一样多。

长途汽车颠簸着前进，嘎啦嘎啦轰响。孩子不管不顾一直酣睡，他看见这片大草甸子就觉得踏实，有了安全感，怎么会被吵醒呢？他尽可以在动荡的梦里，挥舞他的塑料刀剑，冲锋在前，英勇无畏。连清醒的我也对汽车后面拖带的滚滚黄尘幻影幻现，和十七年前跟随一辆大卡车捕猎黄羊的惊险混淆在一起。那是哥哥开枪以后，受惊的黄羊反扑过来，猛追卡车，气势浩荡汹涌，那感觉真是落荒而豪迈。

长途汽车停下，已是黄昏，没风的日子，黄昏柔和极了，房屋黯淡，炊烟缥缈。疲惫的旅人走下长途汽车，回到自己的栖息地。这是一个看见风筝就喊“赛、赛”，想和风筝干杯的草原小城。

孩子很懊丧，一路睡觉把时间都睡完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日子长着呢，你以后都能看到，山呀草地呀牛羊呀，草原上多得没有办法数清，你记着它，它就永远跟你在一起。”他说：“你是说一辈子也数不清楚啦？”“是的，数不清楚。”我说，“这地方想数清楚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小就想知道这座小城一共装了多少人，哪怕光数出老人和儿童，也没做到。”他显然知道他跟这里的关系，他出生不久，我就把他送回来，三岁才接回北京上幼儿园。我们一想家的时候，就听回家时录下来的内蒙古的歌曲。此刻，他的眼睛明澈而专注，这使我又一次相信，和孩子的交流早在他出世以前就进行过，也许使用了语言，也许通过神情，也许就在一个深夜，我的灵魂，或者他的灵魂，骤然

照耀过对方。

我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这里的孩子们，愿意盯着那朵白云，热布吉玛额嬷叫它察干达拉额赫，也就是汉语说的白度母，他们盯着云彩从小城上空飘过，盯着小城像进入傍晚似的一下子阴凉昏暗起来。这时，云朵和它的影子快速飘移，孩子们跟着跑，大声呼喊着云朵——他们心目中的天马：黑莫里！黑莫里！让自己跟上浮云，让天马的身影多在自己身上停留，以庇护他们这些常干一点小坏事的孩子那小小的愿望。不知不觉，跑出了小城，吉祥的云朵回到它的世界去了。他们又跟着另一片云朵投下的阴影奔跑，直到累晕了，两只眼睛看什么都是黑的，孩子们只好折转身往回走。他们不能跑远了，他们的翅膀还没有长坚硬，哪儿也去不了，只好在他们的出生地，一边玩耍，一边等待时机。

太阳和云彩总在明媚的午后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孤寂的孩子们一次又一次掀起脚板往远处跑，他们向往的远方神秘莫测，他们清楚去到哪里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投下影子安慰他们的云朵就是天马就是方舟，总有一天会帮助他们离开小城到想象的天地里驰骋。在等待中，孩子们长大，而他们的长辈——草原上的老人，终于在祈祷了几十年之后，乘骑这种上天赐予的神驹，走向通往天国的路。老人与儿童，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膜拜旅行，只有上天知道，但生命的轮回从此依照了这种执着的惯性，真的一往无前。

蒙古人居住的这块高原，冬天漫长，冰天雪地，寒潮频繁侵

袭；夏天短暂干旱，温差悬殊，去过那里的内地人说那里“早穿皮袄午披纱，晚围火炉吃西瓜”。一到六月，人们就开始祈求雨水浸润他们的土地，但是雨水偏对他们极尽吝啬，牧草常年疏黄、低萎，难得葳蕤。一场大雨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好不容易落下，却来得桀骜不驯、异常疯狂，无情地鞭挞草地和生灵。人们陆续走出家门，站在天空下，他们仿佛听到了神灵的召唤，在滂沱的雨水显现出远古声音的那一瞬间，洗涤灵魂的时刻便来临了。雨水浇淋他们吧……

沉寂多日的土地先是微微战栗，而后剧烈震动，地下的蕴积隆隆滚沸，如千军万马奔腾呼啸，霎时间日灭天陷，混沌一片。牧人们深深弯下他们的腰，倾听远去的祖先悲怆的昭示，承受故人痛苦的省醒，挖掘自己已经蜕变得微茫、虚妄的灵肉，羞惭的眼泪混着雨水流下来。浇淋吧……他们诚心诚意祈求，草木的枯萎没有心灵的枯竭可怕……浇淋吧！

草地上浑然升起诵经声，像众声齐唱一首节奏柔缓的歌，低沉地唱下去。他们的灵魂还能复苏吗？蒙昧的日子实在过得太久了。此时，他们的虔诚感动了上天，雷声融进了他们的祈祷声，一阵阵撞击着他们的灵魂。大雨如注，吟诵的男女伶仃在风雨中，任雷火在头顶上闪烁。许久，他们抬起沉重的头仰望上苍，目光却像死去的人一样痴迷不动。雨水真的冲刷了他们的罪孽？但雨水和眼泪的确都埋在他们脚下了。

马背上的民族，沦落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

谁能数清那里的东西呢？数字可以帮助牧羊的孩子数清他率

领的羊群，可他默默凝视羊儿，心里涌出的绝不是孤零零的数字，而是他为羊们起的名字，他熟悉每一只羊，像熟悉自己的脚指头。他站在羊栏出口、坐在野外的山坡上，看着羊儿，就在和叫汉娜或是木勒根的羊对话。他把听来的故事讲述给它们，也听它们绵绵不绝的絮叨，他和它们常作倾谈，快乐和悲伤悠悠地相互传递过去。到日落西天，他虽然感到身上有些疲乏，但心里已然舒畅，无怨无悔地踏着晚霞走回村庄。有时他实在回想不起别人讲过的故事还有哪一个藏在他的肚子里，他皱着眉头苦苦地想。想不起来，就自己编造一个，他把它讲得神乎其神。讲完故事，他为说不说出这个故事是靠他的大脑想出来的而犹豫不决。朗朗嘎嘎晃动在他屁股后头的两片羊肩胛骨，是他忠实的伙伴，在野外他有时候想放开喉咙唱歌，就敲这片“骨钹”伴奏；撵羊的话，两片琵琶骨又能拍出好多种信号。那些活到两岁的羊，已经被他训练得像个合格的兵，可它们两岁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年，日子所剩不多了，三百六十五天？不，重要的是它们能不能顺利地越过这个冬天。他还用两片羊骨头拍打羊的屁股，以它们同类的白骨威慑它们中的捣乱分子，这个办法真的很灵。当然，他知道什么时候从羊皮口袋里掏几把晶盐撒在山石上，让他的宝贝们像嚼糖果似的享受一下。

数字在草原真的不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力的东西。

蒙古人的祖先习惯随着季节迁徙，在北方荒漠的土地上一代一代地走过来。后来，选定一个牧草还算肥美的地方落脚，许多小小的、兴旺的牧村就这样诞生了。然而，土地实在广阔，人实

在稀少，千百年的演变未曾改变这一点。那里的山雄健、厚实，但是光秃秃的缺乏色彩，草地奈何不了天灾人祸，留给牲畜的只有山羊胡子一般的茸茸纤草，而稀疏的草地乱石兽骨比比皆是，一派荒凉。时间湮没了发生在那里的无数故事，横亘在荒山野岭的历史早在这群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是赤裸裸的了，历史袒胸露背，而他们无法装饰山头。

是历史留给这个民族的荣辱过于沉重，还是这个民族压根就驮载不起历史的重负？说不定是它的历史残酷不仁，无法收拾？那么从前的人们都充当了辉煌的牺牲？后来的人又与他们的历史割裂开来？

……沉缓的山涌出大地，山峰凝重地屹立，一座接着一座，山里山外都是草原和戈壁滩，曾经开垦过的土地留下了劳作的痕迹，黄土壤上一簇簇马莲花随风摇荡，村庄和附近农田里的绿色植物悄没声息。回头看，还是山脉，是的，山脉。山脉富有韵律地起伏，像沙漠里风势造就的一个个沙丘似的那样延绵，与天相接。天湛蓝悠远，干涩的风习习吹拂，羊群散落了半个山坡，星星点点仿佛雨后草地冒出来的一堆堆白蘑菇，孤独的牧羊人就坐在山丘上。苍茫、悲壮的山，沉寂得的确太久了，生长在那里的人感觉到他们和那里的山一样学会了沉默。

小时候，常看见热布吉玛额嬷跪坐在后脚弯里整理她的黑发，一条粗粗的大辫子，最后被她盘在后脑上，随后，她从衣袍里掏出小镜子前后照一照好看的发髻，这件事就做完了。她露出笑容。把一天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以后，已是后半晌，她要唱歌了。她想

说的话，尽在歌声里。是不是深刻，有没有人在听，她不去想，后半晌是安宁的，她喜欢寂静的午后，她发现那段时间心地开阔、舒坦，说不出的幸福，而内心翩翩欲动，很想对蓝天诉说，对不谙世事的孩子诉说，对她自己诉说，她就唱出歌来。唱完天就黑了，她又要忙碌一家人的晚饭。

她出生以后和别的地方的别的孩子一样，很多时候混混沌沌睡觉，但在她的睡梦里，蒙古人的歌声憧憧，她学着走路即从那种抑扬跌宕的节奏中找到了平衡。那种音乐从此在她的血液中繁衍，她把蒙古长调变幻出无数种旋律，每一种旋律都是她吟唱那一时刻才萌发创造的，是那一时刻她想说的话，她想说的就是这样表达的，那声音、那旋律，就是她心里埋藏的秘密。因此午后，太阳西下时，她常被自己激励得泪水氤垂。

艰难的生活和人的尊严，在热布吉玛额嬷的心里竟然有简单的母子关系，一个孕育另一个，她唱。她还反反复复吟诵太阳：太阳帮助我们的心灵脱离黑暗。不朽的是什么呢？她问自己。是力量，她唱道。有时她哼唱的是没有歌词的歌，也许是词语不如音乐之声更能表达额嬷的内心？额嬷的歌，出落在那片土地，出落在传统的蒙古调式里，仍旧带着无法抗拒的沧桑感，在高亢、辽远中，在自由、奔放中，在大幅度的回旋、跳跃中，仍旧潜藏着深深的忧郁。那时节，草原上行进的只有额嬷的歌，万物祥和、静谧，额嬷回过头来看我们，我们才知道还有自己的呼吸。蒙古谚语说：“活着，我们亲如兄弟；死后，让我们的灵魂一同成佛。”我就是从热布吉玛额嬷唱歌开始理解一个生命怎样孕育出自己的世界，并且理解了世界上有一种哭泣，不是为着艰难、痛苦哀戚，

仅仅是因为吟唱者看见了被吟唱的万物，看见了上苍……

有一回额嬷讲起她的母亲，那件事发生在很早以前，她母亲放牧归来，母羊们和圈里的幼仔纷纷团聚，有一只母羊却大发脾气，用后蹄狠狠踹踢挤到它身边的两只小羊羔，它们刚出生四天，它们的妈妈不认它们了。额嬷的母亲喝斥那只母羊，但无济于事。老人无奈，坐在羊圈旁唱起歌来。歌声娓娓地叙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部落里的成年男子奋力抵抗入侵者，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血水淹没了草场。敌人驱赶着俘获的牛羊和儿童，踏着血海凯旋。为了庆贺胜利，他们宰杀了一些牲畜，而命令那些被俘虏的孩子“快去逃命”，只见背后乱箭齐发，孩子们在奔跑中全部丧生。孩子们曾经栖息的家园从此凝结成马蹄般坚硬的板块地荒废了……归圈的羊儿静静地倾听这如泣如诉的苍老歌声，那只被邪恶迷惑了眼睛的母羊泪流满面，没等额嬷的母亲唱完，揽过自己的幼子，让它们在它的怀里拱动，急迫地吮吸它的乳汁，母羊复又慈爱如初。

这不是童话。我亲眼见过歌子把牛唱哭。

我听过很多蒙古人唱歌。在北京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有一回唱起他创作的《你和太阳一同升起》，大家听他粗犷中稍带感伤、嘶哑中略显压抑的歌声，喝下很多白酒，然后笑着擦掉眼泪。

我常想，蒙古人唱歌就是那些沉寂的山的动静。